

著作構成了一筆『永遠的財富』，即使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也至少是一部思想與靈感的不朽記錄，是人類的經驗中永遠具有獨特意義的一章。」¹⁰

西方學術界始於十九世紀末的文化研究熱仍舊未全面解答羅馬帝國的衰亡問題，但正是由於像科克倫這樣的學者持續不斷的研究和探索，學者們對基督教與古典文化的關係問題的理解有了深化。我們看到，在文化問題上，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提出了「文化宿命論」，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1887-1948) 提出了「文化模式論」，湯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提出的「文明進化論」，但這些理論無一能得到人們的普遍贊同，而基督教與古典文化的關係用作這些文化理論的例證也總是出現似是而非的情況。這些理論自身的側重點可以用來解釋羅馬帝國和基督教的部分歷史現象，卻不能畢其功於一役、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把科克倫的學術貢獻放到整個西方學術界的文化研究進程中去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對基督教與古典文化關係的解讀是比較高明的。

二、

基督教與古典文化的衝突、碰撞與融合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科克倫說：「在這一時期中，我們大概可以區分出三個思想和行為的階段。第一個是與奧古斯都秩序相協調的階段；第二個是該秩序兌現其承諾的階段，據說當時『羅馬人得到了他們的回報』；而第三個階段的標誌是多次的崩潰與重建，以正式採用一種新的、激進的社會融合原則為最高點，所謂的基督徒皇帝們以這一名義進行着羅馬精神的創新，我們將在本書的第二大部

10. 本書序言，頁 vi-vii (邊碼)。

分嘗試討論它的性質和範圍。一般而言，上述的幾個階段與這個異教帝國的三個世紀相對應。所以，我們可以大致將第一個世紀稱為調整的世紀，第二個稱為收穫的世紀，第三個稱為分解和衰落的世紀。當然，必須記住這樣的分類是較為獨斷的，因為歷史的網絡中並沒有接縫。」¹¹這就是全書的基本內容和構成。

該書第一部分（第一至第四章）運用大量史料再現羅馬帝國秩序的確立過程，並深入探討了奧古斯都政治思想的來源和成形。科克倫指出：「〔奧古斯都〕希望自己被後人看作羅馬的第二個奠基者，看作重建和鞏固共和國、並給予它一種符合當時和未來需要的體制的人。」¹²「他找到了他以前的政治家所缺乏的東西：一套對變革進行總結的規則，和一個從中產生的足以效法至少兩百年的帝國。」¹³「奧古斯都正是革命的最終繼承人和執行者，他將鞏固革命的成果。不過，這一點本身還不足以說明奧古斯都解決方案的全部意義。奧古斯都為了實現目標，將他自己與凱撒本人從未懂得的最強大的保守傳統聯繫起來。而且，他大量地借用了左派和右派都很熟悉的希臘—羅馬遺產。在這個意義上，『奧古斯都之和平』正是古典精神的最後的、決定性的代表。」¹⁴

與其他歷史學家相比，科克倫對奧古斯都的歷史功績的評價相當高。他說：「奧古斯都和平呈現為一個從地中海岸的文化起點延伸出去的人類奮鬥的頂峰——追求在過去的恥辱的、廢棄的制度廢墟上建立一個穩定持久的文明。如此看來，它不僅構成了羅馬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決定性階段，也是人類進化中意義重大的轉折點。」

11. 本書第四章，頁114（邊碼）。

12. 本書第一章，頁1（邊碼）。

13. 同上。

14. 本書第一章，頁17（邊碼）。

的確，它標誌着這座帝國都市重新投身於她的長久事業，即實現那些人類解放的理想，到目前為止，這些理想只是在古代的思想和渴望中徒然地表達過。從這個角度看，元首體制代表了政治創造的最終勝利，因為羅馬不僅解決了她自己的問題，而且解決了整個古典聯邦制度的問題。」¹⁵「奧古斯都的統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共和國戲劇性地從他本人的手中轉到了元老院和人民的權威之下，然後他再作為元首接受代理權和有限委託。」¹⁶「羅馬人在元首制中遇到了政治理念方面的最高要求，創造出了西塞羅曾經夢想的作為守護者、統治者、引導者或協調者的共和國。通過這位皇帝，反對權力獨裁和暴徒越軌的正義理想得到重新提出和明確。」¹⁷

該書第二部分（第五至第九章）追溯羅馬文明的命運如何在四百年的變遷中逐漸衰亡。科克倫說：「奧古斯都計劃雖然在二世紀得到實施，卻僅僅成為它在三世紀失敗的前奏。隨着古典式城邦共和國的崩潰，多位君王致身於革新計劃，尤其是四世紀的君士坦丁及其繼任者們。我們對他們的奮鬥歷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們失敗的原因，不過，如果希望更為全面地理解這些原因，我們就有必要思考，當時的那些偉大教士們逐漸建立起來的尼西亞式基督教究竟意味着什麼。這樣的研究會更加突顯出幾位革新派皇帝（從君士坦丁到狄奧多西）所懷有的希望是多麼不切實際，以及他們如何徒勞地想要在新共和國的框架內實現基督教式的聯邦共和精神。」¹⁸「三一三這一年被恰當地用來標誌歐洲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前三個世紀，總體的趨勢是教會與俗

15. 本書第二章，頁 27-28（邊碼）。

16. 本書第一章，頁 19（邊碼）。

17. 本書第一章，頁 24（邊碼）。

18. 本書第十章，頁 359（邊碼）。

世之間的對立加劇。的確，基督教從未教導或鼓吹武力顛覆羅馬秩序，但它認為這一秩序由於其內在的缺陷將注定滅亡，並信心十足地預言其解體的時期，將其作為建立基督的現世統治的序曲。」¹⁹「狄奧多西完善了始於君士坦丁的創新計劃。為了向羅馬秩序注入新的合法性，君士坦丁借助基督教，給四世紀帶來了一大堆問題。狄奧多西雖說解決了這些問題，卻因此觸動了羅馬文明的基礎，越過了那條區分古代與中世紀的界線。」²⁰

科克倫認真總結古典主義的失敗原因。他說：「羅馬的失敗是一種觀念的失敗，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建立在一套觀念（我們可以寬泛地稱之為古典主義）上的人生體系的失敗。古典主義的缺陷（早已在三世紀中暴露無遺）注定遲早要把這一體系拖入毀滅之中。正因為認識到這一點，革新派的皇帝們試圖向基督教讓步，希望它能幫助國家恢復活力。在這方面，君士坦丁與狄奧多西的區別僅在於他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滿足基督教的要求。從這個角度看，君士坦丁的傾向（如我們所看到的）是『承認』基督教，但避免其邏輯上的後果。而狄奧多西則走到了一個羅馬皇帝的極限，最終建立了大公教國家的形態和秩序。不過，除了這個區別以外，兩位皇帝在一個根本的方面是相同的：他們要求基督教服務於明確的社會職能和管理職能，即他們仍然『以政治方式』思維。這一事實也許可以解釋他們的努力為何遭到失敗，其最終結果只是加速了末日的來臨。」²¹「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消亡』是不太恰當的，因為這等於把自己放在錯誤的位置上，而拋棄了全部的歷史真實感。對於像朱利安或緒瑪庫斯這樣的人來說，四世紀的種種

19. 本書第五章，頁117（邊碼）。

20. 本書第九章，頁318（邊碼）。

21. 本書第九章，頁355-356（邊碼）。

變故必定已經預示了文明的終結，也預示了人類生活的價值和意義之源泉的消亡。但對於現代人而言，這些重大進展為一種新的、全然不同的未來做了必要的準備。為實現此種未來，羅馬文明（雖然它號稱永恆）將不可避免地從地上消失。」²²

全書第三部分（第十至十二章）解讀基督教如何在羅馬帝國衰亡的過程中拯救古典文化。科克倫在第二部分結尾已指出：「基督教與蠻族在瓦解帝國的過程中的確是兩支相互關聯的力量，但並未形成同盟。蠻族渴望的是陽光下的地盤，他們的野心一定程度上已經通過那些短命的哥特或汪達爾王國實現了。在從阿拉里克到克洛維的這段時期內，這些王國始終在西部各省起起落落。而基督教僅僅把經濟和文化生活作為第二位的問題，其真正目標仍在於建立上帝之國，儘管其過程充滿挫折和猶疑。我們只有從這個角度來評估教會在帝國滅亡之後的作為。的確，教會促進了蠻族的文明化，部分是通過對文化的保存（這些文化中包含了人類在整個古典時代的精神滋養），部分是通過向入侵者傳播某種秩序和紀律的精神（這些精神來源於教會與羅馬帝國的接觸）。而遠比這更為重要的，是它向蠻族提供了一種比他們從日耳曼的森林中所帶來的更為符合人類需要的信仰。」²³

科克倫在第三部分繼續說：「四世紀的教士們所做的工作標誌着一次人類經驗的綜合，類似的創舉在柏拉圖時代之後還是第一次。」²⁴「四世紀的基督教的任務便是治癒古典時代的人類加給自己的創傷，並在公正對待異教哲學中的真理成分的同時將其超驗化，從而給古典

22. 本書第九章，頁356（邊碼）。

23. 本書第九章，頁357（邊碼）。

24. 本書第十章，頁360（邊碼）。

文化中行將就木的精神理想帶來新生和方向。當我們思考這一發展過程時，必須記住本書不是一部教義史。我們的目的僅僅是理出基督教思想中與古典背景有關的突出觀點，作為我們試圖加以描述的這場歷史性變革的核心特徵。為此，我們只需要考察一下基督教思想的一些斷面，以從中尋找其獨特之處。」²⁵

科克倫對基督教思想的這種有選擇的考察落到了三位古代基督教思想家身上，他們是阿他那修（Athanasius），安布羅斯（Ambrose），奧古斯丁。他指出：「阿他那修的思想與古典主義之間，與任何一派尋求與古典精神妥協的基督教思想之間，都有極深的鴻溝。但是，基督教信仰正是以他所主張的形式而注定了最終的勝利的，尤其是在西方。」²⁶「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西方注定要為三一的第三個位格作出特殊貢獻，即深化和豐富關於聖靈的教義。不過，相關思想的發展路線（在阿他那修的意義上）是嚴格的大公教式的。要尋找這方面的證據，只需要看看米蘭的安布羅斯的著作。」²⁷

科克倫的考察重點落在奧古斯丁身上。他說：「在奧古斯丁那裏，我們可以體會到福音對於四世紀人們的思想的全部意義，也可以感受到基督教給希臘－羅馬世界帶來了怎樣的態度和觀念上的革命。」²⁸「基督教與柏拉圖主義之間的分歧雖然不多，卻是根本性的，否則它們不可能造成了柏拉圖式城邦（或朱利安的希臘式共和國）與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區別。為了理解這種分歧的緣由，我們有必要（即使非常粗略地）考察一下奧古斯丁的著作。這樣的考察將使我們明白，奧古斯丁並非

25. 本書第十章，頁360-361（邊碼）。

26. 本書第十章，頁372（邊碼）。

27. 本書第十章，頁372-373（邊碼）。

28. 本書第十一章，頁399（邊碼）。

在調合基督教與柏拉圖主義，而是在用各種現有的哲學中的內容來服務於他的目的，把它們建構在那個以他命名的體系之中。」²⁹「如此看來，奧古斯丁的著作擁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它提供了一種從古典主義的難解謎團中逃開的方式，以及從純粹的古典精神消亡之後的那些邊緣思想體系中逃開的方式。依據這一新的本原（即第一本原），被拋棄的意識形態中的問題要麼已不再重要，要麼（在另一種背景下）獲得了一種全新的外觀。同時，奧古斯丁主義不是不加鑒別地把借來的東西集合在一起，而是一種成熟的哲學，尋求公正對待人類經驗的所有方面，尤其是要克服人類對秩序的需要和對發展的需要之間（也就是人生的所謂阿波羅成份和狄奧尼索斯成份之間）的顯著矛盾。所以，它為一種思想的綜合提供了基礎，這種綜合無論提出了怎樣的定論，至少滿足了古典主義對於秩序原則的合法渴望。而它對發展及其目標的展望，則揭示出了一個個古典主義（由於其態度所限）所必然忽視的世界。」³⁰

科克倫的上述基本觀點雖然不能被所有古典學者接受，但他的研究實際上告訴人們：要尋找羅馬帝國的衰亡，不能不研究基督教，要研究西方古典文化的消亡，不能不研究基督教思想。羅馬帝國的衰亡和古典文化的消亡實際上是在基督教與古典文化的相互碰撞、衝突和融合的過程中完成的。

三、

從基督教的創始人耶穌創教、傳教開始算起，基督教已經有了近兩千年的發展歷程。時至今日，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徒人數佔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

29. 本書第十章，頁376-377（邊碼）。

30. 本書第十一章，頁399-400（邊碼）。